

编者按

近日,《红色往事:镌刻在党旗上的保密故事》由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汇集了革命战争年代一些生动感人的保密故事,诠释了革命先辈为严守党的秘密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崇高精神,展现了共产党人为追求真理而舍生取义的坚定信念,从不同层面阐释了我党保密工作优良传统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本报特选摘该书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 风雪中的密议

■杨世保

【因为他们所谈论的,是一件必将改变中国的命运和未来,甚至影响世界历史的大事——建立中国共产党!】

1920年2月,时值农历腊月,天色灰蒙,寒风刺骨。

在北京通往天津的乡间便道上,一驾马车疾速飞奔。车上坐着两位中年人,身着旧棉袍,抱着算盘和账簿,看样子是年底外出收账的店老板和店伙计。

在这个季节,像这样奔波在风雪途中的生意人并不少见。路上行人本就稀少,匆匆而过的马车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许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这辆风雪中的马车,承载着中国的前途和希望;才知道这趟风雪中的旅程,对中国的命运有着怎样的影响。

风雪呼啸,车轮辘辘,马蹄嘚嘚,车中人的谈话几乎不可能被听到。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压低声,并时不时掀开窗帘,装作看看路,透透气,其实是警惕地环视四周。可能现在的人们认为,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马车应该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事实上,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天津也是经济发达的通商港口城市,两城之间既通火车,也通汽车,都比马车舒适快捷得多。天气好的时候再说,遇上这种风雪交加、天寒地冻的日子,又逢年关,只要经济上过得去的人,都会选择火车或者汽车。

想必这两位衣着寒酸的“马车客”,实在是囊中过于羞涩了。然而其中一人的眉宇间,虽有奔波的风霜之色,却没有一点窘迫寒酸之气;另一位戴着眼镜的人,更是透着一种难以遮掩的儒雅和书卷气息。

他们神色凝重,但凝重中带着希冀和兴奋。为了掩人耳目,马车的窗帘放了下来,光线昏暗,尽管如此,仍然能够看到他们眼中的光芒。

因为他们所谈论的,是一件必将改变中国的命运和未来,甚至影响世界历史的大事——建立中国共产党!

时间回到半年前,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在这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及随后展开的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马车上的两个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他们的名字,也在我党历史上熠熠闪光。

他们,就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

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是“总指挥”,被反动军阀逮捕入狱,囚禁了三个多月后,经李大钊多方组织营救被“有条件释放”。

反动军阀释放陈独秀的同时,对他发出“豫戒令”,不许他迈出家门,更不要说离开北京和参与社会活动了。

## 故乡和异乡之间的沉默

■刘春潮

我早已习惯  
把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叫做故乡  
但我生活的异乡  
不答应  
我想以故乡人的身份  
回到故乡  
生我养我的故乡  
也不答应

我只能永远以异乡人的身份  
在故乡和异乡之间沉默  
我相信记忆可以选择  
我同样相信命运不能逆转  
宁愿是亘古的月亮  
跟随我  
从一个地方到了  
另一个地方

(摘自《事实如此》,刘春潮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



## 宫泽贤治的童话

■金涛

【然而和凡高一样,宫泽贤治逝世不久,他的作品引起世人瞩目。】

虽然一衣带水,我对日本文学除了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井上靖之外的作家,还真是知之不多。最近读了宫泽贤治的《银河铁道之夜》,印象很深。据说在日本,对于川端康成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还有人不熟悉他的名字,但是没有人不知道宫泽贤治的大名,因为他的作品频频出现在中小学教科书中,更多的儿童读物成为孩子们成长的伴侣,还有的拍成电影,因此宫泽贤治成了家喻户晓的作家。如果这个说法不错的话,那么我们对宫泽贤治的作品倒是应该有所了解的必要。

《银河铁道之夜》(吉林出版集团2012年5月,欧千华译)是包含14篇长短不一的童话集,也是宫泽贤治的代表作。其中《银河铁道之夜》讲的是一个痴迷文学的少年乔万尼乘坐夜行的小火车,遨游银河系的故事。这是一篇别开生面的童话,也可看作是颇具科幻色彩的幻想故事,作品着力渲染了银河系的美丽、神秘、动人心魄的壮观,以诗人的语言、画家的彩笔、作曲家的音符与优美旋律,竭力展示银河系的宇宙大美,但也融入淡淡的愁绪和忧伤。这似乎是日本文学的一种特色。

在这个充满浪漫色彩的宇宙之旅的故事里,插入了一段令人悲伤的现实故事,这是很奇特的:在火车上,遇见一个青年家庭教师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他们竟然是(1912年4月14日)“泰坦尼克号”海难中的遇难者。青年家庭教师向乔万尼们讲述了“泰坦尼克号”发生海难时的场面,以及他们遇难的经历。最后他们仨在南十字座星站下了车,原来这三只是天堂的入口,男孩和女孩早已过世的母亲在那里等待他们……

宫泽贤治的童话,正如《银河铁道之夜》一样,创作手法独具特色,它的思维很活跃,想象力很丰富,独特的视角和非同寻常的夸张,显示了作家深厚的功力。比如《镇北将军与医生三兄弟》中的葛巴优将军,率领十万大军,在沙漠中与敌人周旋30年。作者写这位老将军忠于职守,竟然30年身不离鞍,没有下过马,以致下半身和坐骑连在一起。

当他率大军凯旋,拜见国王时,因为不能下马行礼险些闹出乱子。最后还是医术高超的医生三兄弟做了手术,才得人马分离。这当然是夸张的笔法,不能不佩服构思之巧妙!

讽刺,是童话惯用的手法,宫泽贤治也是一位擅长讽刺的高手。他的《猫的事务所》在揭露无所事事、钩心斗角的衙门作风方面,令人捧腹。不过最精彩的是《富兰顿农校的猪》。这篇童话写的是即将被杀的一头猪的故事。本来猪养肥了就会被宰掉,“对猪来说被人吃掉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不应该有什么抗拒的想法。在倒掉时分,猪甚至会感受到自己的幸福并向上天致意”。可是猪的这种麻木的心态被国王陛下的一道人道主义(应为“猪道主义”)的圣旨,给彻底粉碎了。

原来,国王最近心血来潮发布一道布告,那就是《家畜扑杀同意签署法》,公告规定,任何人想要杀家畜,都必然向家畜取得死亡承诺书或者是在该承诺证书上有家畜的同意签字。

多么仁慈的法律啊,多么伟大英明的国王啊!实际情况可想而知,“那一阵子,不管是牛是马,大家在被杀的前一天,都被迫在证书上签字盖章。有一些上了年纪的马,更被硬生生地扯下马蹄铁,泪水汪汪地在证书上盖下个偌大的蹄印”。至于富兰顿农校的那头猪,它不想死,不愿意在那张黄色证书上盖上蹄印,结果是更加遭罪,人们想尽法子逼它就范,最后,“助手拿起长长的尖刀刺入猪的咽喉”。

宫泽贤治(1896年8月27日—1933年9月21日)只活了37岁,短暂的一生之中,创作了94篇童话和一千多首诗歌,却一直默默无闻,童话集《花样翻新的饭店》和诗集《春与修罗》也是自费出版。然而和凡高一样,宫泽贤治逝世不久,他的作品引起世人瞩目。他的作品被收入教科书,改编成电影、电视,以他作品主人公命名的食品、商品数不胜数,热衷于宫泽贤治的研究家和热情的读者与日俱增,参观访问宫泽贤治纪念馆、资料馆的观众络绎不绝。已有10多个国家翻译出版了他的作品,他的名字已悄然走向世界。

丑小鸭变成了美丽的白天鹅,这也是一个好美好的童话!



【遗憾的是,很多人只知道他是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的情人,而不了解她对科学事业的贡献。】

Emilie du Chatelet (艾米丽·杜夏特莱)侯爵夫人(1706年12月17日—1749年9月10日)是天才的数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她第一个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翻译为法文出版,书中还有她的评注。除了这本译著外,她还发表了5本著作。遗憾的是,很多人只知道他是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的情人,而不了解她对科学事业的贡献。

她出生于一个不太显赫的贵族家庭,是家中的唯一女孩,有5个兄弟。她父亲曾经每周举办沙龙,邀请作家和科学家来高谈阔论,其中包括伏尔泰。她父亲发现她自小聪明,在她10岁的时候,就请法国皇家科学院常任院长丰特奈来给她讲天文学。她父亲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不仅让她学习数学、文学和科学,还让她学习击剑和马术。到12岁时,她就掌握了拉丁文、意大利文、希腊文和德文。后来,她曾将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戏剧与哲学著作翻译为法文并出版。她喜欢跳舞,能演奏大键琴,还会唱歌剧。十几岁时,买书的钱不够了,她就利用数学知识设计出一些赌博策略去赚钱,赌赢的钱用于买书。

她18岁结婚,丈夫比她大16岁。她20岁开始做母亲。26岁时,她再次开始数学的学习

## 阆苑有书

# 小格子:我的数学小伙伴

■星河

【他只是特别喜欢数学而已,只是特别喜欢而已,而这种发自内心的喜爱,才是最重要的。】

一次会上,大家一起聊起作家们的孩子,张之路一时想不起一个名字——“还有那个……那个谁的孩子……老是提问题,问题特别多!”

“小格子!”我脱口而出,“萧萍的儿子!”张之路马上点头。

我一猜就是小格子,否则还能是谁?作家张之路理科出身,物理系专业,再考虑到小格子对自然科学的酷爱和对逻辑思维的迷恋,能让张之路觉得问题多的,还能有谁?

我就知道他叫小格子。他父母好像给他起过一个四字的名字,后来他自己要求改成三个字的名字,这些我都记不住。我能记住的,就是小格子。

忘了最初是怎样与小格子说起数学的。小格子的父母双双从事文字工作,尤其是萧萍,所以家里全是文学书或儿童文学书。一次小格子无意发现一本有关数学的书,如获至宝,从此开始迷恋数学。我所知道的最极端状态,是他在四年级时就去研究高等数学。同样由于萧萍的交往圈子,大多都是从事文学工作之人,所以小格子苦于无人与他讨论数学。结果这时同样喜爱数学的我适时地出现了。我与萧萍是在鲁迅文学院高研班上认识的,以前从无交往,结果相识之后,我们的交往大多也是我与小格子交往的陪衬。

与小格子见面次数不多,但有些情景却混淆了。也难怪,因为我们脑子里都是数学,无暇旁顾。

印象有一次是在北京牡丹园必胜客,萧萍带小格子来京,说他点名要见我。那次好像是小格子与我比较正式的一次会面,他还专门带来一张报纸,上面报道了某个数学问题的进展,应该是“希尔伯特问题”中的一个。我坦承这个我不能完全看懂,只能把这一问题的由来讲个大概。这次我与萧萍基本没怎么交流,最多就是礼貌性地互致问候,其余时间全都被小格子占据了。

之后我买了一本《千年难题:七个悬赏1000000美元的数学问题》快递给小格子。据说书里有些纸片,估计是印刷厂的什么标记,结果小格子坚决不让萧萍动那些纸片——“这些地方一定是特别重要的部分,星河叔叔专门标记出来让我注意。”

还有一次忘在哪里,小格子带着他的父母与我见面(我觉得变换一下主语来描述我们的会面恐怕更加准确)。这是我与萧萍的先生初次见面,但我几乎没能与他聊上几句,马上就投入到与小格子的数学对话当中。小格子与我也熟了,完全不顾基本的社交礼仪,没有任何客套,拉住我就聊数学。一时间我都有些恍惚,感觉在我们的周围,没有他人,没

研究,先后师从法国科学院院士Pierre Louis Maupertuis和数学奇才Alexis Clairaut(克莱罗定理以他的名字命名)。正是Pierre Louis Maupertuis将牛顿的科学思想介绍给了她。

当时的法国社会,找情人是很正常的。她与伏尔泰维持了较长久的情人关系,两人在做学问上志同道合。他俩在杜夏特莱家里建了一个实验室。1738年,法国皇家科学院开展关于“火的性质”的有奖征文竞赛,他俩观点不同,就撰文分别参赛。两人的文章都未能获得大奖,但都获得了提名奖,并得以发表。她这篇论文是法国皇家科学院发表的第一篇女性作者的论文。

牛顿的《原理》是1687年问世的,但60多年后尚未出现该书的法文译本,相当多的国人既不了解也不赞成牛顿的观点。杜夏特莱坚信,靠理性和数学就能揭开宇宙的奥秘,所以她下定决心要翻译《原理》,让自己的同胞也服膺科学。1749年间,杜夏特莱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她的另一位情人(一位诗人)。为此她很烦恼,不是因为她不喜欢孩子,而是因为她的翻译大业尚未完成。当时她42岁,已经生过3个孩子,其中一个夭折,她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很担心这次高龄怀孕搞不好会要了自己的命。为了在分娩前完成译著,她仔细推算产期,日以继夜地拼命工作。夜里困得不行了,她就将手放在冰水里,驱除睡意。她终于在9月3日分娩前几天完成了这部不朽的译著。分娩一周后的9月10日,她因肺栓塞而去世,20个月后,婴儿也夭折了。到该书印刷出版上市,已经是1756年了。

她的四个孩子中有两个夭折,而这部相当于她的精神孩子的译著终于存活下来,且在历史上大放光彩。直到今天,她这部译著仍被视为《原理》的标准法文译本。伏尔泰曾经这样评价她:她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其唯一过错就是生为女儿身。

18世纪的一位贵族女科学家

武夷山